



156549
200258
M-2

[法] 莫泊桑

一生

唐珍译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

封面制作：华傲祥工作室





世界文学名著宝库

World Literary Works Treasury

目 录

一生	(1)
----------	-------

中短篇小说

羊脂球	(221)
一场决斗	(264)
项链	(270)
我的叔叔于勒	(280)
雨伞	(289)
陪嫁	(299)
等待	(307)
离婚	(313)
父亲	(323)
附录	(333)

一生

雅娜收拾好行装，走近窗前。雨还是下个不停。

大雨整夜都在哗啦哗啦地敲打着屋顶和门窗。天空低沉，饱含着沉甸甸的雨水，如同爆裂一般，把积水倾泻下来与泥土混合，将大地融化成糖浆似的稠泥。阵阵大风闷热而沉重。阴沟里涨满了雨水，四溢街头，哗哗流淌。街道没有一个人影，两侧的房屋像海绵似地吮吸着潮气，水分一直渗到屋里，使得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都是湿淋淋的。

雅娜昨天才从修道院回来。从此她获得了终生自由。她已经准备好，对向往已久的人生幸福，一点一滴都不放过。这时她有点担心：如果天不放晴，父亲会不会不走了？从早上起她就一直在察看天色，已经不下百来次了。

她发现忘记把月份牌放进旅行袋了。她从墙上摘下那个小小的月份牌。月份牌正中印着当年——一八一九年所有的日期，全是烫金的。她用铅笔划掉了最先开头四格，抹掉每一个圣名，一直到五月二日：这一天是她离开修道院的日子。

门外有个声音在叫：“小雅娜！”

“进来吧，爸爸。”雅娜应道。父亲走进房门。

这位就是西蒙·雅克男爵。他的名字叫勒佩蒂·德沃，就如同

上个世纪的贵族，心地不错，脾气却有点儿古怪。他狂热地崇拜卢梭，对大自然、田野、森林以至动物都充满温情和爱恋。

既然出身贵族，他对一七九三年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，也是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开始专政的一年。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被送上断头台〕发生的一切就怀有本能的不满。可是他既具有哲人的气质，受的教育又非正统教育，所以尽管他痛恨专制暴政，也不过是发发无伤大雅的牢骚而已。

他的最大优点也是最大的弱点就是心肠太软。他的心肠软到连去爱抚、施舍、拥抱他人都有余而力不足。一种造物主般的慈悲使他到处行善，来者不拒，仿佛精神麻木不仁，缺乏魄力。这几乎成了他的毛病。

男爵是个崇尚理论的人，他为他的女儿制定了一整套教育方案。他要让她生活愉快，为人善良正直而温柔多情。

雅娜在家一直住到十二岁，尽管母亲伤心不已，还是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。

他严格地让女儿与世隔绝，过着幽禁的生活，不谙世事。他想让她保持贞洁如玉，等她长到十七岁时接出来，再由他亲自调教，将人之常情诗意般地灌输给她，在广阔的田野里富饶的沃土上启发她的性灵，解除她对动物天真纯朴恋情的蒙昧无知，让她去认识生命天然和谐的法则。

现在她从修道院出来了，容光焕发，精力充沛，渴望着幸福的降临。她急于享尽人间欢乐，尝试各种诱人的奇遇。在修道院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，在无穷无尽的黑夜中，她曾多少次孤独地期盼着，梦想得到这一切。

她长得酷似维罗尼兹〔维罗尼兹（1528—1588），是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〕肖像画上的美人儿，栗色的头发熠熠生辉，为她那贵族特有的红润肤色增添了光彩。皮肤上那层

轻柔的汗毛，在阳光的抚弄下，犹如一层雪白的细绒，依稀可辨。她那幽深的蓝色眼睛，长得像荷兰小瓷人儿的眼睛一般。

她的左鼻翼上有一颗小小的美人痣，右下巴上也有一颗，上面几根细细的汗毛与肤色十分相似，令人难以分辨。她身材挺拔修长，胸部成熟丰满，腰身波浪起伏，十分优美。她嗓音清脆，有时过于尖细，可是她那爽朗的笑声给人们带去欢乐，使周围的气氛受到感染。她习惯性的动作是把双手放到鬓角，像是要捋顺两侧的头发的。

她飞奔到父亲跟前，搂着他吻他，说道：“我们走不走呀？”父亲笑了，摆动着又长又白的长发，指着窗外说：

“这种天气你还想旅行吗？”

可是她娇声娇气动情地哀求着：“噢，爸爸，我求您啦，走吧，下午天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可你母亲肯定不会同意的。”

“会的，我保证她会答应的，我去跟她说。”

“你要是能说服你母亲，我是不成问题的。”

雅娜奔向男爵夫人的卧室，她早就在等待出发的这一天，已经迫不及待了。

从她进圣心修道院起，还从未离开过卢昂。在没有达到规定的年龄以前，父亲不准她有任何娱乐消遣。只是带她到巴黎去过两次，每次住了十五天。可是巴黎也是一座城市，她向往的却是乡间。

现在她要到属于他们自己的白杨山庄去消夏。他们家的那座古老府邸位于伊堡附近的石崖上，她相信在海浪拍击的岸边自由自在地生活，其乐无穷。而且一旦婚嫁，这座庄园肯定会当陪嫁送给她，让她永远居住下去。

可是从昨晚起，大雨一直没有停歇，这成了她这辈子最懊恼

的一件事。

过了三分钟，她就从母亲的卧房跑出来了。满屋子都听到她的叫声：“爸爸，爸爸！妈妈同意啦！快套车吧！”

滂沱大雨依旧下着，四轮马车快到门口时，雨势反而更猛了。

雅娜就等着上车了。这时男爵夫人被人搀扶着走下楼梯，一边是她的丈夫，另一边是个高大结实的使女，体魄健壮得就像小伙子一般。她是诺曼底科城一带的人，看上去起码有二十岁，尽管她实际上还没超过十八岁。在家里，大家几乎把她看成是男爵的第二个女儿，因为她是雅娜奶妈的女儿，与雅娜是同乳姊妹，叫罗莎丽。

罗莎丽的主要职责是扶着女主人走路。男爵夫人自从得了心脏肥大症以后，体态臃肿不堪，为此，她叫苦不迭。

男爵夫人走到这座古老府邸的台阶上时，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。她看着满院子流淌的雨水嘟囔着：“太不讲道理了。”

她的丈夫始终满面堆笑，答道：“这可是你愿意的哟，阿黛莱德夫人。”

由于她有阿黛莱德这么一个华贵的名字，丈夫总冠以“夫人”之称，在看起来相敬的口吻中带着几分讥讽的味道。

接着她往前走几步，艰难地登上马车，一下子把座椅弹簧压了下去，吱吱作响。男爵坐在她旁边，雅娜和罗莎丽坐在背对马车夫的位置上。

厨娘吕迪维娜抱来几件披风让大家盖在膝头，然后把两只篮子放到他们腿下。接着她自己爬上车坐到西蒙老爹的旁边，用一条大毯子裹住全身。看门人夫妇走来和大家告别，关上车门，主人最后叮嘱他们：行李放在另一辆两轮车上，要紧跟着送出去。说完大家就启程上路了。

马车夫西蒙老爹在雨中埋着头，弓着背，蜷缩在有三层披肩的外套里。狂风暴雨呼啸，敲击着玻璃窗，淹没了路面。

两匹马拖着四轮马车向河岸急驰而去，从沿岸停靠的一排排大船边闪过。大船上的桅杆、横桁和绳索凄然屹立在狂风暴雨中，像是被剥去枝叶的枯树干。接着马车驶向去里布台山的林阴大道。

不一会儿，马车穿过了片片牧场。偶尔有一两棵被淹没的柳树，艰难地挺立在茫茫雨雾里，枝条垂落，像被抛弃的尸体。马蹄嗒嗒作响，车轮泥浆飞溅。

大家都一声不吭，心情宛如这片土地，被雨水浸得湿漉漉的。男爵夫人仰靠着头，闭着眼睛。男爵神色黯然，观望着乡间千篇一律沐浴着雨水的景色。罗莎丽大腿上放个包，带着乡下人常有的呆板，在那里发愣。只有雅娜在这温暖的雨丝中，如同刚刚从室内移到露天的一棵植物，觉得复活了。她浓厚的兴致，像浓密的枝叶保护着她的心，使她免受了忧郁的伤害。尽管她也是不发一言，可是她多么想歌唱；想伸出手去接上一捧水来喝。被马儿带着飞驰，观赏凄凉的雨景，大雨铺天盖地，她却在车里有一席蔽身之处，这一切，在她看来，真是快活极了！

两匹马发亮的臀部在滂沱大雨里冒出一股股热气。

男爵夫人渐渐睡着了。六个整齐的发卷下垂着，框住她的面庞，她的脸渐渐沉下去，软软地与下巴三道肉褶粘合在一起，最下面的几道弯已经与宽阔的胸脯肉连在了一起。她的头每呼吸一次就抬起来，然后再垂下去。她的两腮，随着一张一合的嘴发出的呼噜声，一鼓一鼓的。她的丈夫朝她垂下身子，轻轻地把一个皮制的小钱包放到她交叉在肥胖肚皮上的手里。

这一碰把她惊醒了。像所有刚刚从瞌睡中惊醒过来的人一样，她呆呆地看着这个东西。钱包滑下来，散开口，金币和钞

票哗啦啦撒了一车。这时她才完全清醒。女儿见状乐得哈哈大笑起来。

男爵把钱币拾起来放在她的膝头说道：“瞧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些都是我从埃尔多农场得来的钱。我把它卖了，修整白杨山庄，以后咱们要常到那儿去住住。”

她数了数，一共六千四百法郎，然后不慌不忙地装进自己的衣袋。

祖上留给他们的三十一处地作遗产，现在这个埃尔多农场是他卖掉的第九座。他们从现有的田产上每年可以有两万法郎左右的收益，如果管理得当，年收入到三万法郎并不困难。

他们生活简朴，如果家里不是有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敞开着，这些收入是足够开支的。这个洞就是广行善事，这种美德耗尽了他们手头所有的钱，就像太阳吸干沼泽里的水一样。这些钱像水一样流得无影无踪，至于怎么开销掉的，没有人知道。他们之中的一个人随时都会说起：“我不知怎么搞的，今天花掉一百法郎，没买到什么东西。”

尽管如此，这种乐于行善的做法仍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。在这一点上，他们之间的默契已经达到绝妙动人的程度。

雅娜问道：“现在我的城堡漂亮吗？”

男爵满怀欢喜地回答：“你去看吧，小丫头。”

暴雨渐渐地小了，不一会儿只剩下濛濛细雨，形成飘忽不定的雨雾。压顶的乌云似乎被拨开了，天色明亮起来。突然间，从望不见的云层裂缝中撒下一缕阳光，照射到草原上。

乌云形成缝隙，露出蓝色的天空，裂口越来越大，像撕裂的面纱。宁静幽深的碧空展现在大地之上。

一阵凉爽的和风吹过，大地仿佛也痛快舒了一口气。马车沿着花园和树林行驶时，偶尔会听到一只正在吹晒羽毛的小鸟的

鸣叫。夜色降临，除了雅娜，车里的人现在都睡了。马车两次停在小旅店前面，让马歇歇脚，给它们喂些饲料和水。

夕阳西下，远处的钟声回荡。马车经过一个小村时点亮了灯，此刻夜幕被繁星点缀得明亮起来。一路上，家家灯火通明，从黑暗处透出点点光亮。一轮橙红巨大的明月，从山丘背后、杉树林间跃然而起，然而似乎睡眼朦胧

天气温和，马车窗玻璃都敞开了。雅娜享尽了梦幻，幸福地饱览了沿路风光后，现在也休息了。有时一个姿势呆久了，四肢麻木，她才睁开眼睛，望望外面。夜色明亮，她看见农庄的树木闪过，田野上零零散散几头牛坐卧在那里不时抬起头来。她换了一个姿势，想重新找回恍惚的梦。可是马车连续不断的隆隆声灌入耳中，使她不能思索，于是她又合上双眼，感到身心都十分疲劳。

然而车子却停住了。一些男女手持灯笼，站在车门跟前。终于到了！雅娜猛然醒来，忽地跳下马车。

父亲和罗莎丽，由一个农户掌着灯，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了马车。男爵夫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，难受得哼哼唧唧直叫，还不断用有气无力的声音重复着：“啊，上帝，我可怜的孩子门呐！”她不吃也喝，上床躺下便睡着了。

雅娜和男爵面对面共进了晚餐。

他们对望着，微笑着，伸出手隔着桌子相互握住。然后怀着孩子般的兴奋心情，开始参观修复后的宅邸。

这是一座诺曼底式的高大宽敞的住宅，包括府第和农事用宅，当年全部用白石头砌成，现在却褪变成了灰色。地方十分宽敞，足够整个家族的人居住。

宽大的厅堂贯穿整个住宅，把这座住宅分成两部分，大门前后对开。进门处两侧都有楼梯向上延伸至二楼，接合为一体后，

宛如一座桥梁。这样在楼下正中处便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空间。

一楼右侧有一座敞亮的大厅，里面挂着壁毯，上面绘有花鸟图案。所有的家具上都盖着图案精细的锦绣。这些绣品的图案，全都是拉封丹的《寓言》中的故事。雅娜看到自己童年时喜欢的一把椅子，乐得浑身振奋，那上面绣的是《狐狸和仙鹤》的故事。

客厅旁边是一间塞满旧书的图书室，还有两间空房。靠左侧是不久前换上细木护墙板的餐厅，

还有衣物间、配膳室、厨房和一个备有浴缸的小套间。

二楼贯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；十个房间的房门都依次顺走道排列着。走道右侧尽头的一间是雅娜的房间，他们走了进去。男爵只用了些围幔和闲置在顶楼上的家具，就把房间装饰一新了。

这些围幔都是弗朗德勒出产的，非常古老，房间里因而集中了不少稀奇古怪的画面人物形象。

可是小姑娘一看到自己的床，就高兴地大叫起来。床的四角装饰着四只橡木大鸟，上蜡后显得乌黑铮亮，它们像四个守护神保护着这张床。床的两侧装饰着两个由鲜花水果图案组成的花环。四根床柱精心雕刻出凹形花纹，在考林辛式床柱顶的檐板上雕刻着被簇拥在蔷薇花中的爱神。

这张床气派十足，尽管随着岁月流逝，木头变旧而显得肃穆，却还精美漂亮。

床罩和顶罩闪闪发光，酷似布满繁星的两片蓝天，它们是用古锦锻织成的，深蓝的底色上如星斗般均匀地绣着金色的大百合花。

雅娜仔细欣赏了这张床以后，把手里的烛台举高，观赏着墙围，想弄明白画面上究竟是什么。

一位年轻的贵族和一位少女身着红绿黄颜色的古怪服装，

在一棵白果成熟的蓝色大树下聊天。一只大白兔在咀嚼几棵灰色的草。

在人物形象的上方，朦胧中可以看到五座圆形的尖顶房屋。再往上是一座红色的风车屹立在当空。

环绕着整个壁挂的还有一些花卉图案。

另外两块壁挂很像这一块，只是画面不同，上面有四个小人儿走出房间，他们着弗朗德勒人的服饰，双臂高高举起，表现出惊异和极端愤怒的表情。

可是最后一幅却表现出一个悲剧场面：在一只吃草的兔子旁边，躺着一个年轻男子，他看上去已经死去。少女看着他，正往自己的胸膛刺进一把利剑。树上的果子已经变黑了。

雅娜不想弄清楚画面的意思，却发现角落里一个用放大镜才看得见的小动物，如果那只兔子是活的，可能会把这个小动物当成草吃掉。可是这动物却是一只狮子。

她认出画面上表现的是皮拉姆和蒂丝佩〔皮拉姆和蒂丝佩，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讲述的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。他们相恋，因家庭反对而私奔，相约在一棵桑树下会面。蒂丝佩先到，被母狮吼叫吓跑，丢掉面纱。皮拉姆到来发现母狮撕破的面纱，以为她已死去，便悲痛自刎。蒂丝佩返回见情人已死，也举刀自刎，从此桑葚变黑〕的不幸遭遇，尽管她为壁挂的表现手法如此简单而发笑，但是被围在这个爱情冒险故事的画面里，她还是觉得挺快乐。这个故事会不时唤起她甜蜜的希望，这个古老而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中的柔情蜜意会在每个夜晚，萦回在她的睡梦中。

屋里的其他家具都体现了多彩多姿的风格。这些世代相传下来的摆设，使这座古老的庄园成为无所不有的博物馆。路易十四时期的一个漂亮的五斗橱镶嵌着各种铜制挂饰，闪闪发光。五斗

橱两侧各放了一只扶手椅，那是路易十五时期的，上面还罩着当时的大花绸椅套。一张巴西产的香木书桌摆在壁炉对面，壁炉台上则摆放着一个王政时代的座钟，上面罩着一个圆玻璃罩。

钟的造型是一个铜制的蜂房，依托在四根大理石柱上。蜂房下面是开满金色花朵的花园。一只细细的钟摆从蜂房一条窄缝中伸出来，上面有一只小蜜蜂，生着一对珐琅制的翅膀，总是在花园的上空摆动。

钟面是彩陶的，镶在蜂房的中间。

十一点，男爵与女儿拥抱后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雅娜尽管恋恋不舍，也只得上床了。

她最后看了一下自己的房间，吹熄了蜡烛。她的床只有床头靠墙，左侧是一扇窗，一缕月光由窗口射进，倾泻在地面上，宛如一汪清水。

月光反射到墙壁上。清淡的月光轻柔地抚慰着皮拉姆和蒂丝佩永恒的爱情。

雅娜从床脚对着的另一扇窗口，看到一棵大树也沐浴在轻柔的月色中。她翻身转向另一侧，闭上双眼，一会儿，又睁开眼睛。

她觉得自己还在马车里颠簸，车轮吱吱呀呀的声音还在脑子里回响。她先是一动没动，期望这样呆着可以最终睡去。可是急躁情绪一下子控制了她的全身。

她双腿麻木，感到越来越热。于是她爬起来，赤着双臂双脚，穿上一件长长的睡袍，看上去如幽灵一般。她踏过洒在地板上的那一片月光，打开窗户，向外眺望。

夜色如此皎洁，就像是在白天。少女可以辨认出她儿时曾经喜爱过的景物。

首先是展现在她面前的大片草地，在月色覆盖下呈现出奶油

般的黄色。府邸前的两棵大树高高挺立着，北面那棵是梧桐，南面那棵是菩提。

这一大片草地的尽头是一片小小的灌木林，形成宅园的边界线。为了抵御风暴，还种了五排古榆，它们在海风的摧残下，枝茎扭曲，树梢被削得像一座斜形的屋顶。

宅园的左右两侧各有一条长长的林阴路，两旁栽种着参差不齐的杨树，诺曼底人称之为白杨。这两条路在主人的府邸与毗邻的两座庄园之间形成两道分界线，一座庄园是库亚尔家的，另一座庄园的主人是马丁家族。

白杨山庄的名称就起因于这些白杨树。在白杨围墙外有一片没有开垦的土地，上面长满了荆豆，这里的海风呼啸着，没有停的时候。再过去，海岸陡然下倾，形成一条百米长的陡垂的白色峭壁，壁脚浸入滔滔的海浪之中。

雅娜眺望着远处微波泛起的宽阔海面，它仿佛正在星空下沉睡。

在这不见阳光万籁俱寂的时刻，大地散发出各种气息。缠绕在楼下窗口的一棵素馨花，不断散发出一股股闻之即醉的浓香，与嫩叶的清香掺和在一起。海风阵阵吹过，带来强烈的盐味和海藻黏液的气息。

少女先是敞开胸怀，尽情呼吸。接着，乡间的宁静气氛如同一次清凉的沐浴，使她平静下来。

夜色降临时分苏醒的动物，总是在寂静的夜色中悄然生存着，这时它们在婆娑迷离的月色中开始行动起来。一些不再鸣叫的大鸟从空中飞过，一转眼就不见了，只留下一些黑影和斑点。一些看不见的小昆虫的嗡嗡鸣叫声传到耳边。一些动物悄然奔跑，穿过沐浴露水的草地和荒僻的沙路。

只有几只蟾蜍，幽幽地朝月亮发出几声短暂而单调的鸣叫。

雅娜觉得心胸开阔，如同这清亮的夜晚，满腹话语突然凝聚成无数愿望在心中蠢动起来，就像这些在她周围行动的夜间生灵。一种心灵相通的感受把她和这充满生机的诗情意境联系在一起。在柔和的夜色中，她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战栗传遍全身，一些难以捉摸的欲念在涌动，她感到周身都被幸福的气息包裹着。

于是她开始编织起爱情的美梦来了。

爱情！两年来，青春的骚动日益增长，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，她已经等不及了。现在她有了爱的自由。她唯一需要的就是碰到“她”，那个“他”！

他将是怎样一个人？她对此一无所知，甚至还没有考虑过。他就是“他”，这就够了。

她只知道她会全心全意去爱他，他也会尽心尽力去亲近她。在每个像今天这样的夜晚，他们会借着点点星光去散步。他们会手拉着手，相互依偎着倾听对方的心跳，感受着对方温暖的怀抱，把他们的爱情溶进夏夜甘美的月色。他们将这样结合为一体，靠着那股亲密相爱的力量，毫无顾忌地进入对方最隐秘的内心世界。

这种情境将无止境地延续下去，在一种无法比拟的情爱中持续永恒。

她突然觉得他似乎就在她身边，紧紧依偎着她。一种令人激动的肉欲瞬间从脚底传到头顶。她用双臂紧紧搂住胸部，好像在用这种下意识的动作去搂抱她的梦境。在她把嘴唇伸向那个不可知的人儿时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掠过她的唇边，犹如徐徐春风赐给她的爱情之吻，她几乎要晕厥了。

她意外地听见在那边，城堡后面的路上，有人在深夜里行走。她精神紧张而冲动，竟把本不可能发生的事、天意恩赐的机缘、神灵赋予的预感和充满浪漫的机遇等等都信以为真了。她想